

序言



詩是人類珍貴的發明，詩人的片言隻語旨在捕捉心靈的螢火蟲。驟然的脈搏跳動，你我摩擦出來的體溫，我「醉人的酒窩(因你而起)」，要趕快作詩記錄下來，因為恐怕忘記了，也知道「我記得的你卻遺忘了」。詩人的「我記得」，「我覺得」在兩首詩裡用了四十次，重複又重複，也許根源於內心惶恐，忘記了感覺，形同死亡。

年輕的詩人們好像從我的口中偷走了我的話語 (steal words out of my mouth)，他們不約而同的懷念祖父母、舊愛的親吻、掌心、心坎的餘溫，兩代及兩性之間的陳年往事；他們也同時批判工作和當下生活，「我覺得疲倦」這句話也寫上了二十次，那是人獨處時慨歎「生命易碎」，吾生也有涯，永別，寂寞，死亡……歛噓之餘，詩人沒有忘記「感情往心裡寫」，抓緊時間去作情詩，寫着，寫着，就為了尋找，等待那「最愛的另一半」。

詩人洞悉世情、人情、愛情，卻慶幸仍感覺到「我的溫度」，詩是人與自我的對話，也是一連串的獨白，無言獨上西樓，月如鉤。

I remember。俄國詩人齊瓦哥醫生半夜醒來，點了蠟燭，拿出紙筆，伏案寫情詩，忘不了遠方的戀人 Lara。屋外白雪無盡，風起雲湧，枯枝不停地敲打窗戶，狼狗在長嗥，像在呼冤，詩人也驚覺東方已白。

後語：

我用心讀了這一組詩好幾次，驚訝詩人好像在和我對話，這篇序是我對這個不尋常的生活經驗的回應，我在書寫的過程中，盜用了他們的話語，謹在此鳴謝。經驗是非常珍貴的，一定要作詩將他們一一記錄下來，古人說，有詩為證。

人類的思考經常是從圖景開始，花前月下，盛世亂世，天堂地獄，詩人都將這些圖案以文字描繪下來。在太空人登月之前，李商隱已描寫了孤冷寂寞的嫦娥；在地質學家呈現地球核心構造前，但丁已描寫了一層又一層地獄。一代又一代詩人引領人類的想象力，然後科學家才慢慢驗證這些圖象。

一個沒有詩人和詩歌的社會，也就沒有想象力，沒有感情，只餘營營役役，框住了我們的心靈，這是何等悲哀？就讓我們盡情舞文弄墨，尋回自己自由開放的心靈。釋放自己吧，釋放社會的可能性(society's possibilities)吧！

陳國賁教授

澳門大學客座社會學教授

Chan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(CISS) 創辦人及主席

香港浸會大學首位社會學講座教授